

爱的征服

爱的征服

巴巴拉·卡特兰 著

第五章

韦恩汉爵士注视着起居室内。

嘉莉塔正坐在地板上和波波戏耍。

经过几天的调养，它看起来和刚刚从狮子笼里抱出来的瘦弱模样完全不一样了。

嘉莉塔回头笑着说：

“今天早上我们好浪费。波波把我的一只手套咬坏了，撕毁了两双拖鞋，把床单弄破了一个大洞，威廉太太气得不得了。”

韦恩汉爵士笑了起来。

“你应该给它牢固点的玩具。”

“那它们必须是由花岗石造成的。”

“我要带一个农夫到榆树农场去，”韦恩汉爵士说；“等我回来我们带印度豹去散步。”

嘉莉塔的脸上洋溢着光彩。

“我好喜欢，链子今天早上运来了，我当时就想：

可以牵着豹子出去玩了。”

“好极了！”韦恩汉爵士回答，“我马上回来。”

他带上门出去了。嘉莉塔抱起小狮子紧紧地偎在脸颊上，它身上散发出牛奶的香味，她没有想到自己会爱上一个小动物。

她自己从来没有养过小动物，而波波处处依赖她，令她觉得拥有一只小动物实在是很奇妙的事。

同时她也爱上了印度豹。

韦恩汉爵士一直担心它们缺乏运动，所以他想，当自己和嘉莉塔骑马出去时，可以顺便牵着它们一块儿去散步。

印度豹一定得用链子拴起来，因为它们会追捕野鹿。

同时，不论它们接受多好的训练，它们也可能因为跑得太远而惊吓了和田里工作的大人和小孩。

因此他和嘉莉塔打算用长链子牵着豹子散步。这么一来，即使它们想要跑快，也得受到马儿的速度限制。

唯一困难的方法在于只要马儿放慢速度或者停下来，豹子就会咬脱绳子逃跑了。

因此韦思汉爵士买了许多细铁链，他和嘉莉塔都迫不及待地想带豹子出去兜风。

“这儿有好多好玩的事对不对？”嘉莉塔对波波说。

当他们单独在一块儿的时候，她习惯和它说话。

“好有趣，”她继续说：“房屋每天都有不同的变化，长长的画廊现在是我最向往的美妙地方。”

波波紧紧挨在她身边，好象在倾听她讲话。

“来，我们到外面透透新鲜的空气。让我们看看花园里有什么新鲜事。”

她牵着它来到大厅。当她朝前面走去时，她看见桌子上有一大碗胡萝卜和苹果。

原来是韦恩汉爵士命人放在这儿的，因此，假如他们当中有人要到马厩去，就可以顺便喂喂马。

“来，我们先到马厩去，波波，”嘉莉塔说：“我想去看看金费雪。”

金费雪是韦思汉爵士在两天前刚买下的一匹名驹，专门供她个人乘坐的。

它是一匹黄棕色的马，长长的尾巴、飘垂的马鬃，嘉莉塔非常喜欢，因为它是特别训练给女士骑用的，所以脾气很好，很容易驾驭。

她挑了几根胡萝卜，把波波挟在腋下，然后走到外面的阳光下。

不一会儿，他们就来到马厩了。当他们走到庭院时，发现没有出去运动的马儿全都从栏内抬起头注视着她。

附近没有一个马童，因为在清晨这个时候，他们都牵着马到公园活动去了。

嘉莉塔把波波放在草地上，一只手拍拍金费雪的背，另一只手则递胡萝卜给它吃。

它似乎也认得了她，想到它是韦思汉爵士亲自为她挑选的马儿，她觉得特别兴奋。

“我想买一大堆马儿，”他曾说：“不过我想应该先为你买一匹。”

“你会把我宠坏的！”她抗议地说。

“不会的，”他回答：“我晓得你从前没有被人宠过，我要弥补你过去所受到的冷落。”

他这句话令她感到异常激动，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对她说过如此体贴的话。

她父亲对她总是用命令的口吻，而且他给她的感觉一向是要利用她攀附一门显赫的亲家，完全没有丝毫的情感可言。

她颖悟到韦恩汉爵士有意要她分享他的每一样快乐。

每天，当他们巡视完庄园内的一切工作，他都会询问她的意见，同时采纳她的见解。

这种事她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，起初她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的意见。

后来，当她了解他是真心要听她的意见时，她才害羞地说出自己的见解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注视着他，唯恐触怒了他。

每一次，她知道自己的意见获得他的同意之后，她

就会有一种满足的感觉。

关于田庄，他也让她知道每天的作业和进展情形。

。

他唯一自个儿从事的作业，只是约谈申请重新翻修农场的佃农。

“当他们把妻子也带来的时候，我会让你和她们见面的，”韦恩汉爵士说：“否则还是我们男人单独商谈来得方便。”

“当然，”嘉莉塔表示同意：“而且我承认关于播种稻谷我是完全外行。”

“它们的学问才大哩，”韦恩汉爵士开玩笑地说。她对他扮了一个鬼脸。

“假如你知道我花了无数的时间在功课上，以及倾听老师的无聊演说和在庞大的课业中挣扎，你就知道我的学术不精是可以原谅的。”

“谢天谢地，”他回答说：“我最怕聪明的女人了。”

“我也是小地方聪明，而你……”

她做了一个手势。

“我怎么样？”他好奇地问。

“你知道的事情都很重要，”她喃喃地说：“关于人——我认得的人不多——关于野兽、经营农场、整顿庄园，我全部一窍不通。”

“你真的有这种感觉？”他以低沉的声音问道。

“我从来没有如此愉快过。”

她看到他眼中的疑问，脸蛋不禁羞红了起来。

“我从来不知道，也没有想到，”她低低地说：“你和我所害怕的那一类型人完全……不一样。”

她以紧张的语调说，他却轻松地回答她：

“你可以因此得到一个教训：不要对一个人轻下结论，”他说：“假如你曾经仔细读过童话故事，你就会知道，野兽往往是英俊王子的化身。”

说着说着他笑了起来。那天晚上，当她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她告诉自己他是对的，因为她曾经将他想象成和他的堂兄一样，是头可怕的野兽。

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，他竟是那么温和体贴，

因此，她对他的恐惧也就一天天地减少了。

她拍拍金费雪的颈子，它爱娇地摩擦着她，想索取更多的红萝卜吃。

“你真贪心！”她对它说：“你必须等到下午运动之后才能吃，到时候我会多给伤一点儿。”

她再拍拍它的头，然后弯下身子想抱起波波，却发现它不在了。

一抬眼，她望见它远在马厩的另一头。

“波波！”她呼唤着，然后跑向它。

它从她身边跑开，然后调皮地回头注视着她。

马厩的另一头是一大堆杂草，他们本来打算过一段时间再要园丁清理整齐的。

波波凭着天生的本能一溜烟地躲进长长的草丛中。

嘉莉塔几乎快要抓住它了，她看见它在莠草与苕麻之间穿梭，忽然，一阵刺耳的劈拍声传了过来，接着波波恐惧地叫了一声就消失不见了。

嘉莉塔凉慌地向前走了几步，才看到了真相。

碎瓦砾当中，有一个圆形的木头盖子，盖子当中破

了一个洞。

波波就是从这个洞口掉下去的。

她跪下身子拉开木头，木头下还盖着另一个大洞。

她把木头扔到一边，露出了一口井。

显然这口井已经废弃了很久，和庄园其他的东西一样，它的盖子已经残破不堪，好久没有修理了。

她弯身伏在井上，然后以颤抖的声音呼唤：

“波波！波波！”

她听到小狮子咆哮和哀鸣的声音。它没有死，更幸运的是，井里似乎没有多少水或者根本没有水。

她焦急地四下张望想要求救，然后望见砖墙边上放着一把梯子。

“不要紧的，波波，”她大声地说：“我马上下来救你了，别害怕。”

嘉莉塔并不怕爬梯子。

实际上，达森小姐以前常常指责她不该爬到高高的围墙上，在她还没有结婚之前，她就经常沿着克莱瑞厨房边的围墙爬上屋顶去看风景。

不过，她从没有爬到井底下过，但是她想，既然波波的声音听得这么清楚，井一定不会太深的。

于是她一脚踏上梯蹬，立刻朝井底慢慢地爬下去。

当她爬到约莫一半的时候，她忽然听到顶上传来一声巨大的爆裂声，她紧紧地抓住梯子，结果还是重心不稳地跌了下去。

在她掉下黑暗井底的一刹那，她发出一声恐怖的惊呼。然后她只觉得自己一直不停地往下掉、往下掉，然后什么也不知道了……

韦恩汉爵士心满意足地回到庄园，因为他刚刚雇了一个佃农为他整理榆树农庄。

他是个苏格兰人，背景资料很好。韦恩汉爵士确信他就是他们需要的人，因为农庄荒废得太久了，实在需要一个能干的人手来整顿一番。

“你可以带太太来看看房屋，以便决定是否喜欢这项工作。”韦恩汉爵士提议说。

苏格兰人摇摇头。

“我太太一定会很高兴，主人，因为我们碰到您这么好的地主，同时还有好房子供我们居住。”

这种恭维话，韦恩汉爵士听了很受用。

他心想，假如能够再找到六个和这苏格兰人一样能干的佃农，那么韦家的田庄一定很快就能恢复旧观了。

他用二轮马车把苏格兰人送到榆树农庄，当他把绝绳递给守候在前门的马夫时说道：

“在十五分钟之内把金费雪和鲁福斯的鞍子套好，夫人和我在午餐之前要骑用。”

“好的，爵士。”

“顺便告诉丹思，我要带印度豹一块儿去。”

韦恩汉爵士走进屋内，当他把帽子和手套递给仆人时，不禁微笑地思付着，毕竟很少女人能在十五分钟内换好骑马装呢。

不过他清楚嘉莉塔的动作很快，实际上她从来没有让他等过。

他以为她在客厅，不过客厅却不见她的踪影，于是

他回到客厅问一个仆役：

“你有没有看到夫人？”

“她大约在半个钟头之前出去了，爵士。”

“她可能在花园里。”韦恩汉爵士说。

花园里有许多工人在忙碌着，有的人在修剪草地，使它恢复往日的美观，有的则在砍伐长得又乱又高的灌木。

另外一半的人在种植盆栽，因为现在若要撒种，时间上显然是来不及了。

如此短暂的时间能有如此好的成绩，实在很令人满意，不过韦思汉爵士知道仍然有许多地方有待建设。

他记得祖母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：

“人永远争不过大自然。”

这话的确不错，他心想，等到明年春初，花园将成为艾比庄园的一大特色。

“你有没有看到夫人？”他问一个正在修剪灌木丛的人。

“没有，爵士，今天早上都没有看到。”

“她可能在马厩里。”韦恩汉爵士对自己说。

他早该想到，嘉莉塔会去喂她的金费雪。

很幸运的，他碰到有人告诉他，一匹名驹正待价而沽，当他几经周折买了回来之后，看到嘉莉塔眼中闪着兴奋的光彩，他的疲倦不禁一扫而空。

他一面往马厩走去，一面想着实在是波波改变了她。

他庆幸自己幸好是送了一只小动物给她照顾。在他们刚刚结婚之时，她的眼中所流露的恐惧如今已经消失了，他衷心祝祷她永远如此愉快。

他又想，而今嘉莉塔的背伤应该好多了。

现在，她可以轻轻松松地倚在沙发椅上，当初，她则显得很拘束。

最大的解脱因素在于这儿看不到李柏穆尔的影子，也听不到他的声音。

韦恩汉爵士心想。将来他一定要让李柏穆尔知道他在庄园是不受欢迎的人物。

自然，他不可能禁止他来访，只是他的出现对嘉

莉塔会有不良影响，因此他打算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的光临。

韦恩汉爵士来到了马厩，这时候，一群马夫也骑着马儿远远赶了回来。

他淡然地望了他们一眼。

大部分的马儿都是他岳父借给他的，他打算一等到自己有能力兴建马厩，就把马儿还给他。

同时他需要利用马儿为他拉车，供嘉莉塔乘坐，以及供马夫传递消息。

此外，马儿可以拉货，运送家中需要的日用品、食物，以及输送工人每天需要的材料。

“打肿脸充胖子是没有用的。”韦恩汉爵士自言自语着。

他想，当有一天马厩里的马全都属于嘉莉塔和自己的时候，该有多美好啊！

一位下马的马夫立刻朝他这边赶来。

“早安，爵士。有没有我可以为您效劳的地方？”

“我想夫人一定在这儿，”韦恩汉爵士回答：“我

已经通知他们把金费雪和鲁福斯准备好，我和夫人要出去。”

马夫朝马厩内望了一下。

“它们都准备好马鞍了，爵士。”

“那么，也许夫人和她的马儿在一块儿。”韦恩汉爵士说。

然而他却哪儿也找不着嘉莉塔的影子，他查遍了每一间，厩房，都找不着她。于是他急转回屋里。

他猜想，嘉莉塔会不会去看工人的工作情形呢？不过这又不象她平日的作风，她总是等他回来，两人再一块儿骑马出去兜风。

没有一个人看到她的影子，他找过画廊和图书室，也找遍了椅子园，他甚至到兽栏去看看她是否在和狮子或印度豹谈天。

丹思正在为印度豹套项圈、挂铁链。

它们兴奋地纵身扑向主人，韦恩汉爵士立刻说：

“我现在不想带它们出去，丹思，我正在找夫人。”

“爵士，她今天早上没到这儿来。”

当他走回屋里的时候，韦恩汉爵士开始担心起来。

难道说，嘉莉塔又逃跑了？

他不相信她会做这种事，因为他确信当她说她的一生中从来没有象在庄园里这么愉快时，她是真心实意的。

那么，她到底上哪儿去了？

她一定有非比寻常的理由。

他相信，假如她因一时的冲动想要逃饱，她不会带波波一道走的。

“他们两个一定出事了。”他自言自语地说。

他们也不可能因为被关在房子里而逃不出来。

庄园里的每一间房间几乎都需要配新锁和钥匙了。

他再度走向马厩，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觉得嘉莉塔就是在这儿失踪的。

金费雪和鲁福斯现在都上好了马鞍在院子中等着，马夫和马童则围绕在四周谈天。韦恩汉爵士知道他们在讨论嘉莉塔神秘失踪的事。
